



鐵弓緣

京 劇

中國京劇院文學組編

北京寶文堂書店

鐵弓緣

(東 劇)

宝文堂書店出版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鐵弓緣

*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中

統一書号：10070·445 字數22,000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1 $\frac{7}{16}$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800 册

定價(7)0.18元

前 記

《鐵弓緣》是傳統劇目《大英杰烈》中的一个單折戏。

精通武艺的陈秀英和母亲開設豪杰居茶館为生。一天，恶少石文借吃茶为名，前来調笑秀英，被陈母用棒赶出；恰遇少年匡忠过此，見狀上前解劝。事后，陈母便把他讓进茶館。匡忠見房里悬有鉄胎弓，問起情由，才知母女皆通武艺；一时兴起，取弓試拉了一下，使得母女二人很是惊佩；秀英因而产生爱慕之心，立对母亲提起父亲臨終遺言：“能开家藏鉄弓的，才配作秀英的夫婿。”陈母理解了女兒的心情，即向匡忠提亲，为女兒訂成婚姻，匡忠暫行辞去。

事后，被石文聞知，多方从中破坏；匡忠和秀英二人各經過許多波折，最后，才結成夫妻。

这个剧本是根据中国京劇院演出本，由中国京劇院文学組修訂的。

劇中人物

石 文(丑) 陳秀英(花旦) 陳 母(彩旦)
匡 忠(小生) 四丑院子(甲、乙、丙、丁)

第一場

石 文 (內)啊哈！

〔石文上。〕

石 文 好吃好喝！(念“水底魚”)

好吃好喝，騎馬又坐車，

人人道我，是個大樂哥，我是個大樂哥。

(念詩)

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兒曹。

萬般皆下品，惟有玩樂高。

〔四丑院子上。〕

在下石文，我爸爸石須龍，實授太原府總鎮。是憑上任以後，把我們娘兒倆也給接到任上來啦，我指望着到了任上是吃喝玩樂呀，沒想到叫我發奮攻書，我是個風流浪子，可哪兒念得下書去哪。爹媽生我，這麼一個兒，愛如掌上明珠一樣，抄個總兒說吧，

我就是卖不了的鷄子兒，剩蛋一个啊！这两天我怪悶得慌的。——小子們！

众院子 啊。

石 文 給大爷开会兒心哪。

院子甲 开会兒心？

石 文 嗯。

院子甲 哎大爷，咱們踢毽兒玩兒吧。

石 文 踢毽兒？

院子甲 啊。

石 文 好，那多累得慌哪。不好，不好。

院子甲 要不，咱們打嘎兒玩兒吧。

石 文 打嘎兒？我这兒坐着还难受哪。打嘎兒不好，不好。

院子甲 哎大爷，要不，咱們上茶館兒喝茶去得啦。

石 文 饑透啦，家里什么茶沒有，單上茶館里喝茶去！

院子甲 哎，喝茶跟喝茶可不同啊。

石 文 怎么不同？

院子甲 咱們西門外有个小茶館兒，名叫“豪杰居”，跑堂兒的是个小妞兒，長得是又勾勾，又丢丢。到那兒开会兒心不好嗎？

石 文 哎，哎，是真的嗎？

院子甲 我还能冤您嗎。

石 文 帶点兒銀子。

院子甲 多带点兒？

石 文 多带点兒，多带点兒。——跟大爷走啊。

众院子 走，走，走。（欲行。）

院子甲 （拦住）走哪兒啊？

石 文 走前門兒啊。

院子甲 那可不行啊。讓老太爷知道那还了得呀！

石 文 那咱們走哪兒啊？

院子甲 咱們哪，咱們得鑽狗洞。

院子乙 对，鑽狗洞。

石 文 对，鑽狗洞。咱們这事兒呀，也只好是鑽狗洞。

（圓場。同鑽狗洞）

石 文 出得門来好天气也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出得門来天气爽，

不由得大爷喜洋洋。

小子們帶路朝前闖——

众院子 走着，走着。（下。）

石 文 （接唱）

豪杰居去会美姣娘。（下。）

第 二 場

陈秀英 (内) 啊哈！

〔陈秀英上。〕

陈秀英 (念) 不幸爹爹亡故早，撇下母女受煎熬。

我，陈秀英。不幸爹爹去世，母女二人在这太原府，开了一座小小的茶馆，字号“豪杰居”。买卖倒也不错，只是这两天我见我媽这么愁眉不展的，也不知道她老人家是怎么啦。有嘛，今儿个闲着没事兒，不免把她老人家請出来劝解一番。——孩兒有請母亲。

陈 母 (内) 啊哈！

〔陈母上。〕

陈 母 (念引) 母女开茶馆兒，为賺几文錢兒。

陈秀英 母亲万福。

陈 母 罢了。一旁坐着。

陈秀英 謝座。

陈 母 我說孩子啊，什么事兒把媽媽嚇出来啊？

陈秀英 咳，請出来。

陈 母 什么事兒吧。

陈秀英 我說媽呀。

陈 母 哎。

陈秀英 这两天我見您这么愁眉不展的，不知道您到底
是为了什么呀？

陈 母 唉！孩子，別提啦，它是自从你爹呀……

陈秀英 啊。

陈 母 哎，你这是怎么啦？

陈秀英 我答您話头兒哪。

陈 母 只顧你答話头兒不要紧的，媽媽可吃了亏啦。

陈秀英 媽呀，您說吧，我不答应啦。

陈 母 你不答应啦？

陈秀英 咽。

陈 母 別答应啦。自从你爹去世以后，撇下咱們娘兒
俩孤女寡母的，开着这座茶館兒，将就着可以糊
口；可是你今年也老大不小的啦，也得有个婆婆家
呀，这么样兒下去，走到多僧是一站哪。你想，怎
么不叫我發愁哇！（哭。）

陈秀英 唉！娘哪！（唱南梆子）

劝母亲不必珠泪掉，

女兒言来听根苗。

遭不幸老爹爹亡故早，

撇下了母女們苦受煎熬。

陈 母 唉，孩子呀！（接唱西皮原板）

都只为你的父下世之后，

撇下了母女們苦度春秋；
虽开着豪杰居也无非是将就将就，
最可怜母居孀兒又是個女流！

陈秀英 (哭) 喂呀……！

陈 母 你看，你看，劝着我，你倒哭起来啦。孩子，
别哭啦，往开里想吧，还是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。

陈秀英 对啦，媽呀，我也別哭啦，您也別难受啦。

陈 母 哎，別难过啦。

陈秀英 咱們还是打起精神做买卖吧。

陈 母 哎。这不結啦。

陈秀英 媽呀，您后头歇会儿去，我在这兒收拾收拾。

陈 母 哎，你打扫打扫茶座兒啊。媽媽上后头把火挑
开去。

陈秀英 是啦。

〔陈母下。〕

陈秀英 待我打扫起来。

〔“海青歌”牌子。陈秀英取臉盆，擰手巾，擦抹桌子，取旁桌小帳上挂的弓擦拭；又取桌上的棒槌擦拭；擦水在地，然后，送回臉盆。又取扫帚、簸箕扫地；一切收拾停当，用手帕擰去身上的灰塵。牌子止。〕

陈秀英 孩兒有請母亲。

〔陈母上。〕

陈 母 孩子，打扫完啦。

陈秀英 媽呀，您瞧瞧这屋里我收拾得干淨嗎？

陈 母 挺干净的啊。火也上来啦，你看看开水去，媽媽在这兒盯着喝茶的。

陈秀英 媽呀，咱們應該說两句吉祥話兒呀。

陈 母 对对，說两句吉祥話兒。

陈秀英 媽，您先說。

陈 母 你先說吧，你先說吧。

陈秀英 我說？

陈 母 你先說。

陈秀英 好。嗯……买卖兴隆通四海，

陈 母 財源茂盛放三槍。

陈秀英 哎，达三江。

陈 母 对，对，达三江。

陈秀英 媽呀，好个財源茂盛达三江。（下。）

陈 母 照照开水去啊。搬个凳兒，出去吆喚吆喚。

——我說，有喝茶的請进来呀。（搬椅子坐在門外。）

〔“水底魚”，四丑院子引石文上。〕

众院子 走，走，走。（坐在地上。）

石 文 这倒不錯，出門兒就臥道。——走啊。

众院子 走不动啦。

石 文 起来跑。

众院子 走不动，还跑得动嗎？

石 文 說真个的，离那兒还有多老远哪？

众院子 还有八十多里。

石 文 啊？八十多里。这么办得啦，你們起来快点兒

走，到了那兒每人十个飽子。

众院子 十个飽子？

石 文 十个飽子。

众院子 真的嗎？

石 文 真的，真的。走，走。

众院子 （站起）你站住啦。閉眼睛。（推石文原地轉一
圈。）

石 文 怎么啦？

众院子 到啦。

石 文 你們不是說有八十多里嗎？

众院子 什么呀，扒拉多里。

石 文 八十，扒拉。啊，你們拿話繞我。

众院子 您这就要开眼啦。

石 文 要开眼啦。好，咱們看看啊，要开眼啦，要开
眼啦，看看，看看。（見陈母）——我揍你們。

院子甲 怎么啦？

石 文 你們是叫我开眼来啦，是叫我害眼来啦。

院子甲 开眼来啦。

石 文 开眼来啦？你瞧見沒有，坐着的那个比我姥姥
还大三周兒哪。

院子甲 什么呀，你瞧那个？

石 文 啊！

院子甲 那个是幌子。好的在里头哪。

石 文 人幌子啊。

院子甲 好的在里头哪。

石 文 好的在里头哪？进去，进去！跟大爷进来。

（进门，入座）倒茶，倒茶。

众院子 （吵嚷起来）倒茶，倒茶……

陈 母 （搬椅子进门）别乱，别乱。

石 文 倒茶，倒茶。

陈 母 倒茶？

石 文 哎。

陈 母 倒几个茶呀？

石 文 倒一个茶。

陈 母 哟，来这么多人怎么倒一个茶呀？

石 文 我是喝茶的，他们是看茶的。

陈 母 你所哎，还有看茶的，真新鲜！唉，没法子，
照顾一个大也是财神爷，别伤了主顾。——我说如
儿，倒茶来。

陈秀英 （内）来了。

〔陈秀英一手拿细磁碗，一手提磁茶壶走上。见石文
等，转身又走回去。〕

石 文 怎么拿回去啦。

陈 母 妞儿啊，回来，这是买卖生意。

〔陈秀英二次走出来，两手中换成大粗碗、大铁壶，
进入，把茶具放在桌上，走出。〕

陈秀英 （向陈母暗）嘘！

〔石文见状，欲出，被陈母拦住。〕

陈 母 你干什么？

石 文 你沒瞧見嗎，她那兒啃我哪。

陈 母 啊，她啃你？

石 文 哎。

陈 母 还嚼兒沒撒食哪，你堆堆兒吧，留神鷄刨了你。①

石 文 沒啃我，我再回去。（回座。）

陈 母 （出門）孩子，什么事啊？

陈秀英 媽呀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

陈 母 他是喝茶的。

陈秀英 喝茶的，好孬头脑袋啦。

陈 母 得嘞，喝茶就得啦，論哪門子脑袋啊。

陈秀英 媽呀，这小子鬼头鬼脑的，一定不是个好人。

陈 母 嗯，嗯。

陈秀英 咱們可得留点兒神。

陈 母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去吧！

陈秀英 您記着点兒。

陈 母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
〔陈秀英下。〕

石 文 （看大壶、碗）小子，这倒着（念招的阳平）喝。

众院子 大壶、大碗兒。

石 文 烏突水②，乏茶叶，茶叶还漂搖着哪。喚茶婆

① 借啃鷄喂土換食以打趣石文。

② 烏突水——北京方言，沒煮沸的溫水。

子！

众院子 茶婆子，茶婆子，……

陈 母 别乱，别乱。在这兒哪。

石 文 你欺負大爷是怎么着？

陈 母 哟，不敢哪。

石 文 不擻（敢），吃抻条兒的。①

陈 母 怎么啦？

石 文 怎么啦？你瞧見沒有，烏突水、乏茶叶，欺負大爷沒喝过好茶叶是怎么着？

陈 母 你說这个茶呀？

石 文 嗯。

陈 母 它是这么回事情，这个茶是我們小妞兒沏的。慌手忙脚的，八成兒許在你身上走了手了吧。

石 文 別在我身上走了手哇。

陈 母 那不要紧的，我再給你換換去。（伸手欲取茶壺。）

石 文 哎，等等兒。（不讓陈母拿壺，碰着陈母手。）

陈 母 哟！

石 文 怎么啦？

陈 母 男女授受不亲的。

石 文 咳！你瞧这股子勁兒哎。——小妞兒沏的？

陈 母 哎。

① 擻面和抻条都是作面条的方法。

石 文 我还没喝哪。

陈 母 没喝你就挑眼。

石 文 我挑起来搁着呀。——(倒茶)倒着，倒着。哎哟，好开的水呀！(喝茶)你瞧哎，喝到我肚子里还咕嘟咕嘟冒泡儿哪！这是龙井啊，好茶叶啊！

院子甲 喷鼻儿香。

石 文 错怪了茶婆子啦。来呀！

众院子 啊。

石 文 请茶婆子。

陈 母 哎，哎，我在这儿哪。

石 文 坐着，坐着。

陈 母 哟，大爷在这儿，哪儿有我婆子的座儿哪。

石 文 咱们是自己爷儿们。

陈 母 别玩笑啊。那么，我这儿谢谢您哪。(坐。)

石 文 来来来，坐下。别卸(谢)，套着馊吧。①

陈 母 哎，咱们可别往下套啊。

石 文 好啦，就这么办啦。我说茶婆子。

陈 母 怎么着？

石 文 没请问您哪，是这茶馆里什么人？

陈 母 我就是茶馆儿里头的掌柜的。

石 文 哦，掌柜的。

陈 母 哎。

① 歇后语，系指馊车的馊面言。

石 文 失認，失認啊。

陈 母 好說，好說。

石 文 哎，那么，那个小妞兒她是您的怎么个人兒，
哪么个人兒？

陈 母 你問那个小妞兒啊？

石 文 哎。

陈 母 她是我眼前的，大爷。

石 文 你眼前，別叫大爷呀！

陈 母 不要你，那么，把你給过繼出去吧。

石 文 嗨，憑什么我們家的孩子，你給过繼出去呀！
这里头沒有我。

陈 母 沒有你，那我不絕了嗎。

石 文 什么呀，干拦那小妞兒是你眼前的，沒大爷我
什么事。

陈 母 哦，干拦我們小妞兒，沒大爷什么事？

石 文 哎，对啦。

陈 母 哎，那小妞兒她是我眼前的。

石 文 是你眼前的？

陈 母 哎。

石 文 嘿，長得真不賴呀。——哎，小子們，小子們，
大爷得花倆錢兒。掏出来，掏出来！

院子甲 哎，哎。（取出一个大元宝，放在桌上。）

石 文 哎，茶婆子，瞧見这个沒有？

陈 母 这是什么？